

論

語

後藤點

三

□ 12
3458
3



論語卷之六

朱熹集註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問子禽言行者四而其直稱問寸疑問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先輩野人後輩野人也。

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又謂之質朴而以爲野人後進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又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從去聲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

思之益不爲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

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子去聲弟子因孔子之言而記此十人而

子曰同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子曰同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三復白圭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必有棺而

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

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曰有慟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論語卷三

子曰同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三復白圭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必有棺而

無資而厚葬
不循理也故

門人厚葬之

蓋顏

子曰回也視子猶父

也子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三子也

歎不
得宜

以責
門人

○李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敢問或曰未知生焉知死

焉於度反問事鬼神蓋求所以
祀之意而外者人之所以有不可不
知者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

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程子曰
始終無二理但學之有次第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

夜者或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

○閔子侍側閔閔如也子路行行

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閔侃音義見前篇行同浪反
樂音洛行行剛強之貌子樂
者樂得其材而教育之

若由也不得其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然之理故因以
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

誤之字

○魯人爲長府

長府藏名藏
貨財曰府爲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

之何何必改作

改作勞民傷財在王氏曰
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

有中

夫音扶中去聲
不妄發發必當理
惟有德者能之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
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
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

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
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
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

事之失
而遽忽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

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爲苟
守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
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

與平聲
愈猶勝

子曰過

猶不及

道以中庸爲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思不及之不及然其失中則
一尹氏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
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季氏富貴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

周公以
王室至
親有大

功位家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
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
冉有爲季氏宰又爲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

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

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再有其政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

柴也愚

子姓高字，子愚者。

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豈不殺行不徑，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

參也魯

魯鈍也。

以魯得之。又曰：魯子之學誠篤，而已聖明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

師也辟

辟，辟也。

反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必誠實也。

由也喭

揚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爾也。○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

在此章之章通為一章。

子曰：「同也其庶乎，屢空。」

屢，屢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而

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萬中。

中，中命也。

命，貨殖資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范氏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必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

○范氏曰：「魯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資富在天，而子貢也。夫子嘗曰：『賜不事而多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見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

言遁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跡，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與，如字。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

者乎？為色莊者乎？言貌取人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

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

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

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一秉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

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秉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秉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遂巡畏縮而為之不敢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

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女為矣矣曰子當

何敢

女音汝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或謂不赴關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效焉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之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面必損生以走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

子下告方伯諸討以復讐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季子然問仲

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與平聲子然季氏弟子自多其家得與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

問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

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者必行己之志

今由與求也可謂

具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

與平聲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

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曾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使之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幾乎二子可免矣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

子曰賊夫人之子

天音扶下同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始民適以害之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

讀書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惡去聲治民事

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而使之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文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只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

曾晳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日長

乎爾毋吾以也

長上聲言我雖年少長於汝然汝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

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如平居則言人文則汝將何以為用也

子路率

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如之以師旅因之

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

子哂之

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率兩輕遠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因仍也殺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句也謂向義也民而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

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故此方六七十

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己所能再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

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

相去聲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志而先為遜詞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順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衆順曰

點爾何如鼓瑟希鐙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二三子者

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冠

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

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鍾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擊音于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而後及點也

歌也作起也撰貝也暮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已後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後無全己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

曰天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哂曰為國以禮其言不之故請其說

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不遜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

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與平聲下同曾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

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亦也為之孰能

為之大此亦曾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

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

見者小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

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

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

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

吾與點也又曰曾點

漆雕開已見大意

顏淵第十二章十四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曰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焉為仁由己由人乎哉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已謂身之

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

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以勝私欲而復

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為仁由己而

則天下之人皆歸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

非

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

語矣目條件也謂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非然矣故不復

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請事斯語則了默識其

已復禮之目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己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淵問克

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

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心已

無迹操之有要視之則蔽又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心已

復禮之有要視之則蔽又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心已

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

躁妄內斯靜專何是樞機與我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則義傷煩

則支已歸物性出情來遠非法不道欲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

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

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

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唯顏子得

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

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

如見夫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

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已忍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敬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何曰此嚴密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無其出也○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而後見於外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古者復禮軌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也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已之可克矣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訥音忍訥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

之得無訥乎

牛意行道至大不假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有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後以之言亦止此大槩語之則以水之驟必不能深惠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

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其致思焉

君子不憂不懼

向作「懼」字此夫常憂懼故夫子曰之以此

矣子曰內省不疚何憂何懼

夫音扶牛之內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故病也言由其平且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夫言遠以為易而忽之也○是氏曰不憂不懼由平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亡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其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

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已以敬而不問斷後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平之惠又故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責意可也○胡氏曰子夏西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帶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則則以敬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

謂杜杜其反類也。浸潤如冰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之利害。易所謂剝床以膚切近災者也。愬已之愬也。或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者急迫而切也。則聽者不致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于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詞繁而不殺以明丁寧之意云。○楊氏曰。譖而譖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以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子貢問政子曰足食

足兵民信之矣言倉庫實而武備脩於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子貢曰必不得已而

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兵去上聲下同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子貢曰必不得已

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共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也。○程子曰。孔子弟子善問道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

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未入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棘子

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子貢曰惜

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鞞其鞞改鞞言其鞞也

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哀公問於有

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有若對曰盍

徹乎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口而食

也民厚曰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言此以不徹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若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
此公之厚意也為人所宜深念也○楊氏曰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
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
上下寧憂不足乎以猶不足而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歛無藝
多則樂實則終不可改也後世知盛微之當務而不為迂乎
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盛微之當務而不為迂乎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則日新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惡去聲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其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誠不以富亦祗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義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生且之如此○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

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

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皆失其道故夫子生且之以此○子曰片

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折之舌反與平聲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子路

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

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訟而不知以禮遜為

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識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子曰博學於文

○子曰君子成人之

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勵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在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

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北相叛○正也○故孔子以是生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敗三家之故惜乎

康子之弱於利欲而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盜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亦知民之為盜固其所也蓋亦反其本耶孔

子以不欲故曰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

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

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艸艸上之風必偃

焉於度反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况於殺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子曰何哉

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

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

必達在家必達

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也然德脩於已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

必聞

行去聲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平本務實故孔子告之此見馬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

善其^切於^{土刀}先事後得^ス非^ス

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

與平聲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
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
已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

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魯人近利故生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已過而知入之過故慝不脩惑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樊遲問仁子曰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有所釋文。

舉直錯枉者

此則二者不相恃而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

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歎其所包
者廣不止
言知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

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

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默與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舍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此

○子貢問友。子思曰。生焉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辱焉。

○曾子曰君子以文

講學以會友則
道益明取善以
輔仁則德旦進

論語卷之六

論語卷之七

朱熹集註

子路第十三

凡三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勞如字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請益曰無倦

無古本作毋吳氏曰勇若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生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出而思之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止姑使之深思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人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者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脩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焉於度友舍上聲仲弓曰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可以興邦行臣職矣○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二者不可以為季氏宰况天下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也○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稱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則民無所措手足

中去聲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則民無所措手足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

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立公子伋子野離公卒夫人立之及辭乃立蒯瞶之子輒以

指廟贖夫廟贖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子請千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

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樊遲出

子曰小人哉樊須也孟子所謂細民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

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

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好去聲夫音扶稼居丈反焉於虔反禮義信大人之事也

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負為之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矣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若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能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少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子曰誦詩

三百授之以政不達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使去聲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政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木患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

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嘆之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

矣富有曰苟美矣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

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 ○子適衛冉有僕僕御車也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補田里薄賦歛以富之曰既富

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

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始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一君者其能然乎

子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暮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孔子嘆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為衛靈公言。不能用而發。

子曰善人

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勝平聲。去上聲。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于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無半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然。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仁謂教化決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浹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

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

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朝音潮。與去聲。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足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致冉有之意深矣。

定公

問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

也幾期也。詩曰。如幾如之。言言之間未可。如此而必期其效。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為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

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

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同。樂音洛。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

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曰驕而臣曰諂未有忠諫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此非謙微之君而欲之人至矣邦未以遠則忠也而歸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謙微之君

葉公問政

見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足何以知之說音悅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

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邑名魯邑名魯

事之速成則無遠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已之事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語去聲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

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為去聲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

於理順邪替職殺人之罪負而逃道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言哉

○樊遲問仁子曰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

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昭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

最先先難其最後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

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弟去聲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子貢能言故以從事為士蓋

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弟去聲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為其次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雖然小

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行去聲徑苦耕及果必行也○程子曰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以為士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嘻曾之人何

足算也

算所交反算亦作算悉亂及今之從政者蓋魯三家之屬噫也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升十升算竹器容斗二升也○程子曰子貢之意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

蓋欲為較較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也篤實自得之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

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狷音絹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

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長而教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嘒嘒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子曰南人有言

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恒胡登反夫音扶南人指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壽死生故雖賤

役而尤不可以言而善之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子曰不占

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相通

○子曰君子和

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乘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子貢

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

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

惡之

好惡並去聲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范各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以道不說也及其

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以道說也

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易去聲說音悅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實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悌悌怡

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悌悌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悌悌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

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

聖戎矣

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其死其長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昔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

其作為如何乃有益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獨善而但知

食祿者可恥也憲之猶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

○克伐怨欲

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之所自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

子曰可以為難矣

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則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敏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夫已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

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欲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已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

足以為士矣

居謂安處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

危行言孫

行孫並去聲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行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子曰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生言孫豈不殆哉

子曰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

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果盪舟俱不得其死然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

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适古活反羿音詣果五報反盪士浪反南宮適即南容也果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其暴

孔子不若然造之言如此可謂
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
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

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太音扶謝氏曰君子志於
仁矣然幸忽之間心不在焉
則未免為不仁也

○子曰愛之

能勿勞乎忠能勿諍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貪積之愛也忠而勿
諍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
也深矣忠而知諍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子曰為命裨諲章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

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裨諲之反諶時魯友
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為章也世叔
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章也論講

識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
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
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
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子以
為惠也蓋舉其重而言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
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舊王之號昭王
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

亂則其為人
可知矣彼哉
者外之之辭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色三百飯疏食

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色地名齒年也蓋桓公
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
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

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
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
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聚乎其未聞也

○子曰貧而無怨

難富無驕易

易去聲處貧難處富易
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
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

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
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

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
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
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下莊

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知去聲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純莊子魯下邑大夫言兼此四
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盡性足以及於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
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
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為
入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
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曰今

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

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

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下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患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或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德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終身誦之固矣未詳是否○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

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為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子者稱之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

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厭者若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不

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

不信也要平聲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欲請則將據邑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方所得專也而防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古穴反首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說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以其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

仲不死自未仁乎糾居黜反召音邵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弑襄公管夷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齊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雙忍心害理不得為仁矣

子曰桓公九

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子貢曰

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與平聲相去聲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

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被皮寄反衽而審反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衽衽也衽衽衽之俗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

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信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入字

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糾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維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之

宗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其罪也

○公叔文子之臣

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

僎土免反臣家臣公進為朝謂薦之與已同子聞之

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論法亦有所謂錫氏為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已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已二也事君三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夫音扶喪去聲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

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二人皆衛臣雖未以賢而共才可用靈公用之又

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子曰其言

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大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

○陳成子弑

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恆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

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

朝音潮是時孔子致仕居魯不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忽也臣弑其君不倫之大變不

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三家哀公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

夫音技下告夫同三子三

三家哀公討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

告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告之耶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

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

以魯之象如齊之生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也蓋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眾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子路問事

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也范氏曰犯非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充乎汙下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得之於人

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使去聲下同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

其過而未能也使有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而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詞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出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行去聲取者不
敢盡之意過者
欲有餘之詞

惑勇者不懼

知去聲
自責以
勉人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太立日扶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
爲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踈矣。故褒之而疑其詞復自貶
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此章旨同而文不異者一言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屢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章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迎未至而迎之也億未

見而意之也。詐謂入欺己不信。謂入疑己。抑反語。亂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楊氏曰。君子不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屈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

與無乃爲佞乎

與平聲微生姓。諡名也。諡名呼未子而辭甚倨。蓋有商德而隱者。抑抑依依也。爲後言其務爲己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惡。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以平
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
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

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惑
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然然
有不善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練而其指意
曲折反覆如造化之
簡易易而微妙無
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

夫音扶夫子
自歎以發子
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

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漸進耳無以其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入不
及知而天獨知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
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者在理當如此又曰下
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
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
達天理然下學而不達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

有惑志於公伯寮吾方猶能肆諸市朝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伯字魯大
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
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

寮其如命何

與平聲謂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
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寮子路而警伯寮其聖人於利害
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子曰賢者辟世

辟去聲下同天
下無道而隱若
伯夷太公是也

其次辟地

去聲
國適
治國

其次辟色

禮貌
衰而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
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
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爾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
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
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

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與平聲石門地名晨門魯國之
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後世問其何
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

而不為故以是幾孔子
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
無不可為之時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昌有欲擊

磬乎荷去聲磬樂器何擔也蕢柳器也此荷
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
此人聞其聲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既而曰鄙哉硜硜

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渡水曰厲揭衣渡
水曰揭此兩句備風貌有苦樂之詩也譏孔子
人不知己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且言人之出處
若但知此則亦
無所難矣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夫無也聖人心同
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
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數其果於忘世

高宗商王武丁也
諒陰木了居後
之名未詳其義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
諒陰木了居後
之名未詳其義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

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胡氏曰立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
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此
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好易皆去聲
謝氏曰禮達而
分定故民易使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自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

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

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
物皆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而言
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及諸近
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無極也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
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程
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猶天之育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
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
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及諸近
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無極也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
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程
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猶天之育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
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
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

矣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原嬰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

也言見孔子來而躑躅以待之也還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與平聲

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

論語卷之七 畢

